



乘风

滕肖澜 著

民用飞机场，一个神秘大职场，
梦想起飞的王国；
飞机起降背后，贯注着
一代又一代“机场人”的人生与梦想……



乘风

滕肖澜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乘风/滕肖澜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5. 9

ISBN 978-7-5321-5819-5

I. ①乘… II. ①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92671 号

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

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重大文艺创作资助项目

出品人: 陈 征

策 划: 郑宗培

责任编辑: 李 霞

封面设计: 钱 祯

乘 风

滕肖澜 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278,000

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819-5/I · 4645 定价: 3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9815625

临近中午的浦东机场候机楼。天气很好，阳光从顶层的巨型“龙眼”天窗里透进来，将夏日的暑气挡在外面，只在地上投下一些淅淅沥沥的光影。大理石地面光可鉴人，远望着，人像在河面上行走。女人的高跟鞋在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叮叮声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拉杆箱的小轮奏出沉闷的拖移声。广播声此起彼伏，清一色标准女音，电脑控制的节奏，把数字念得缓慢吃重。四周俱是玻璃幕墙，能清楚看见机坪上整齐排列的飞机。候机厅里人来人往，却又井然有序；电子巨幅屏幕不断翻滚着，一派繁荣景象。

袁轶走在队伍最后，架势像在逛马路。脖子上挂的临时通行证，随着身体的行走而不断晃动。他手插在裤袋里，走路时脚略呈外八字，这使他看上去像极了一只鸭子。

今年十来个新进毕业生中，有来自天津民航学院、南京航空航天大学、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航空学院，还有民航中专、技校——唯独他不是民航专业。上午开动员会时，公司党委江书记一走进来，便笑道：“听说你们这届有个学动画设计的？”袁轶手一举，声音响亮，“我就是！”

“很好嘛，”江书记交代他，“下次帮公司设计个动画片，在候机大厅里滚动播出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袁轶回答得很爽快。

吃过午饭，实习生们便由资深员工带领，到各部门熟悉大致流程。出发大厅、到达大厅、安检、边防、免税店、廊桥、机坪……偌大的机场，这么一圈走下来，也要费不少时间。袁轶依然走在最后，听前面几人聊天，“真复杂啊——我本来以为机场就是一个单位，哪里晓得里面名堂这么多。”“可不是，我妈一直以为民航学院出来就是当空姐，怎么也解释不通。”“我爷爷更绝，听说我学的是商务运输，就觉得我将来肯定是当货车司机。”

几人都笑起来。

一人轻声问：“航空代理公司到底好不好啊？我们班上就我一个分来这里。”

“马马虎虎吧，听说是机场里最直接和飞机打交道的公司，跟东沪航它们差不多。”

“我猜应该不怎么样，”一人撇嘴，“我们班上几个有门路的，没一个人肯来这里。爹妈舍不得，据说钱少，活又多。”

“谁晓得，反正来也来了，听天由命吧。”

柳婷婷走在中间，不紧不慢。袁轶几次瞟过她，预备在对视那一刻给她一个潇洒的微笑——可惜，两人的目光仿佛两条平行线，始终没有相交的时刻。

袁轶一路望着她的背影。他猜她应该知道他在看她。事实上，她对他跟来机场实习已经表过态了——“你真了不起！”她说这句话时，一脸讥讽。其实是竭力掩饰着内心的诧异，甚至是害怕。她完全没料到有人会为了追女孩，而把前途事业视为儿戏。从初中开始，她

已经觉得这个家伙有些疯狂了。中考填志愿，他居然拷贝似的，把她的志愿照搬全抄。他的学习成绩不如她，全凭爱情的力量，居然让他超水平发挥，跟着她进了重点高中。高中时他还想依样画葫芦，跟着她填“南京航空航天大学”，亏得他父母把志愿表夺下来，才没遂了他的愿。现在，大学毕业了，这家伙又来了。他父母去国外做生意，家里只剩他一个，没人管。像脱了缰的野马，肆无忌惮。

旁边的吴小梦提醒她：“那个叫袁轶的，一直在看你——你们认识？”

“中学同学。”柳婷婷轻描淡写。

“哦，是吗？也分来机场了？——真巧。”

柳婷婷笑着耸耸肩。

领队示意大家休息片刻，自由活动。袁轶到旁边商店买了一堆冰激凌，慷慨地分给大家。“我请客——”大家嘻嘻哈哈地凑上来拿。柳婷婷没动。袁轶走近了，递了一支给她，“天气热，吃根冷饮。”柳婷婷迟疑了一下，接过，“谢谢。”

“客气啥，”袁轶笑着朝她努嘴，“以后都是同事了——请多关照哦。”

柳婷婷别过头，把包装纸扔进垃圾桶。

机场对袁轶来说并不陌生，除去自己旅游，他几乎每隔三四个月便会来这里一次——接送父母。其实两位老人家完全可以自己坐出租，但他们更喜欢儿子亲自接送的感觉。“出了闸口，一眼看到人群里最帅的那个就是自己儿子，啥叫幸福，这就是幸福！”袁母上月离开上海时，对儿子说，如果下次过来迎接的是两个人——“加上你女朋友”，那就太棒了。那时袁轶父母并不知道袁轶已经向机场递送了简历，还以为此刻他应该在某家广告公司或者动画片工作室实习。他

们对这个宝贝儿子向来纵容，即便经历了高考填志愿的风波，他们也以为那只是他人生中的一段小插曲，过去也就过去了。他们低估了那女孩在袁轶心里的地位。

袁轶去吸烟室抽烟，正要推门，见温世远从里面出来。两人点了点头，算是打招呼。袁轶有些意外。想这个闷葫芦原来也抽烟。他是柳婷婷的同班同学，沉默寡言，跟谁都不多话。自我介绍时听 he 说是湖北襄樊人，实习生里唯一的外地人。

“那个姓温的，很有门路吧？”袁轶找了个机会，凑到柳婷婷旁边，“不是上海人，能分在机场，不简单啊。”

“并不是人人都靠门路才进的机场。”柳婷婷加重语气。

袁轶笑笑。他知道她的意思。实习生人手一本《航代概述》，头一页“公司领导”，“袁啸腾”的名字排在副总第三位。虽然进机场才几天，但几乎所有实习生都知道了，袁轶的叔叔是公司领导。袁轶也有自知之明，倘若没有这层关系，他无论如何也进不来。上周叔叔还又问了他一次，“你小子怎么莫名其妙想来机场上班？”他一脸郑重，“镇守祖国的蓝天，保卫家园。”叔叔摇头，“去你的，又不是空军。”他嬉皮笑脸，“都差不多。”叔叔一脸怀疑，“你小子不会是为了追小姑娘才进来的吧？”他哎哟一声，“叔叔，帮帮忙，想象力不要太丰富。”心里却想，叔叔就是叔叔，老同志思路清爽。

经过两天的熟悉环境后，毕业生们进入各部门实习。袁轶分到值机，而柳婷婷分在配载平衡室。说起来都是客运部，但一个在三楼出发大厅，一个在底楼到达区，要见面很难。

袁轶去找叔叔，说也想在配载平衡室。袁啸腾应该是听到了风声，问他为什么。他回答说喜欢专业性强的岗位。袁啸腾冲他一句，“那调你去机务怎么样，飞机放不放行你说了算，专业性最强了。每

月还多几百块钱地勤照，就是噪音大了些，风里来雨里去，雷达辐射又厉害，三十岁不到头发全部变白——好不好？”袁轶只好作罢。又想只是实习罢了，并不是最终的分配结果。大不了每天跑上跑下辛苦几趟，无所谓。

实习生都有带教师傅。袁轶运气不错，师傅高莹是天津民航学院毕业的，身高一米七三，模特身材，长相甜美。人靓，性格也很开朗。见到袁轶第一句话便是“咦，你有点像我男朋友哦”。袁轶没见过女人主动上门调戏的，倒是很对胃口。

“‘师傅’太落俗套，像您这样神仙似的人物，我叫您‘姑姑’吧。”

“行啊——过儿。”她大方地在他肩上一拍。

高莹是值班主任。国际值机一共两个值班主任，轮班倒。听同事说，另一个值班主任王力深是个阴阳怪气的家伙，“你属于运气好的，”同事道，“哪天你换个班，就晓得那边人的苦了。水深火热啊。”

没上几天班，袁轶就知道高莹得人心的缘故了。首先，她没架子，见谁都笑嘻嘻。本来袁轶以为自己是帅哥，嘴巴又甜，所以格外讨她喜欢。其实不是。除了他，她还有好几个徒弟，歪瓜裂枣的也有，一棍子打不出个闷屁的也有。她一视同仁，手把手地教手艺。其次，她业务水平高，部里好几次 check in（值机）竞技，她都名列前茅，速度快，活儿又漂亮。大家都服她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——她为人仗义。值机跟旅客面对面打交道，鸡鸡狗狗酱油白菜的，难保不出些纠葛。旅客就是上帝，服务性行业就这麻烦，旅客再怎么不对也得忍着，有时候这边受了气，人家一封投诉信过去，部里还要处罚。可高莹就是有这魄力，谁不讲理，就算上帝也没用，照样对着干。领导要罚，她老母鸡护雏似的挡在前头，罚钱罚人，她眉头皱都不皱。她曾经在会上跟经理拨开喉咙吵架，摔过桌子。换了别人，老早吃不了

兜着走了。可她不会，威信高得连领导都忌惮她三分。

跟着这样的师傅，袁轶自是惬意。当然高莹绝不是无原则地纵容，严格起来也是很有些师傅样子的。别的不提，单是背城市三字代码，就要了袁轶的命了。他不是科班出身，完全没有底子，等于从零开始。高莹扔给他一本皱巴巴的 IATA（国际航空协会）培训教材。

“统统背熟。”

袁轶接过，厚得像字典。“比高考还吓人。”

“拿出你追女孩的恒心，一百本也搞定了。”

部里是没有秘密的。谁都不是傻子，他隔三岔五便往平衡室跑，听见柳婷婷打来的小电话，脚下就像装了滑板，嗖的一下溜过去。只要是柳婷婷做的平衡，他第一个申请去舱口送旅客名单表。没几天工夫，连打扫卫生的阿姨也察觉了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这个小伙子心思不在航班上——”

“我看人家对你也没啥意思吧？”高莹说他。

“男追女，隔重山。我还在拼命地往上爬。不过没啥，我脚劲好。”袁轶笑。

“当心摔个大跟头。”

国际航班通常在起飞前两小时开始 check in。上柜台前，高莹会先主持 briefing（简要情况介绍），介绍一下该航班的大致情况，各舱位的订座人数、有没有特殊旅客，比如 VIP、轮椅、无人陪伴儿童，再核对一应票据文件是否带齐。

因为是学徒阶段，袁轶一天最多只做两个航班，而且时间也比较人性，凌晨半夜那种缺德的红眼航班暂时不用他。“早晚的事，”高莹对他道，“小白脸很快也会熬出黑眼圈，脸上长满痘痘，吃饭上厕所像打仗，休息天基本用来睡觉——好好享受现在的幸福时光吧。”

值机是做两天休息两天，而平衡室是做一天休一天。所以四天里，袁轶只能见到柳婷婷一天。他当然不至于休息天进来看她，那太疯狂了，也会吓到人家。平衡室不乏单身男青年，见到柳婷婷，一个个都跟饿狼似的。因此便格外地看袁轶不顺眼。柳婷婷的师傅也是个王老五，多少有些那意思，仗着老资格，半真半假地嘲袁轶：“今年公司来了个情圣啊，跟唐伯虎有得一拼。”袁轶回敬：“你的意思，婷婷是丫环咯？”那人一时语塞，说不出话来。这事后来成了典故，袁轶再到平衡室，那些人便叫他“华安”——“华安，又来找秋香姐啊？”袁轶也不在乎，大大咧咧地自嘲“华安是瘪三，秋香姐是女神”。为这事柳婷婷找过他，让他少说那些不合适的话，“大家都在实习，影响不好。”袁轶想说是那些人先惹得我，但再一想，这话似乎没必要说。大家眼睛都是雪亮的，他袁轶的居心，赖也赖不掉。喜欢就是喜欢，从初中到大学毕业，袁轶觉得自己已不止是瘪三了，而是癞蛤蟆，想吃柳婷婷这块天鹅肉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

“是倾慕。”袁轶这么对欧阳爱靖说。欧阳爱靖是他大学室友兼死党。

“明白，”欧阳爱靖点头，“就跟我爸爱我妈那种程度差不多。生怕别人不知道，还非得在我的名字上体现一把。”

“我要是和她结了婚，生的小孩就叫袁爱婷。必须的。”

欧阳爱靖毕业后进了一家台湾动画工作室实习。他说袁轶的决定相当英明，“天天加班到八点，只报销饭钱不给加班费，单位离家远，工资少得可怜，师傅对你防得严严的，惜字如金，生怕你学会了手艺饿死他。”

“除了单位离家远这点，其他方面机场的确不错。”袁轶承认。

“还有漂亮的空姐看。”

“漂亮个屁，我做的那些中东航空公司，空姐都是黑妞，年纪又大，满脸麻点，水桶腰，走近了身上还一股怪味。”

“还是袁爱婷的妈妈比较好看。”

“废话。”袁轶一本正经地回答。

他有些显摆地表示，做二休二，其实完全可以在外面再打一份工，“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，对不起机场给的那份工资。要是爱婷他妈真的嫁给我了，”他厚颜无耻地道，“那机场就是我的福地，我后半辈子给他老人家当牛做马。”

“别忘了，还要买十八只蹄髈。”欧阳爱靖提醒他。

“必须的。”

高莹让袁轶开始学做 QR(卡塔尔航空公司)，晚上八九点钟开始，零点左右结束，是属于比较温和的红眼航班。“这叫平稳过渡，免得以后做三四点的 EK(阿联酋航空公司)，你昏倒在柜台上。”

“姑姑对我真好。”

“少油嘴滑舌。——‘多哈’三字代码是什么？”

“DOH。”

“亚特兰大？”

“ALT。”

“纽约？”

“NYC。”

“杭州？”

袁轶想了想，笑道：“奇怪了，那么远的城市三字代码我都记得，杭州我一年都要去个三五趟，怎么偏偏就记不住——姑姑你说是啥道理？”

“少来这套，记不住就是记不住，跟远近没关系——斯德哥

尔摩？”

袁轶笑，“姑姑教训得是，果然远的也不行。”

“慕经理说了，后天三字代码考试，最后三名扣工资——小心没钱请女孩吃饭。”高莹说的是客运部经理慕思晨，三十五六岁年纪、极爱穿粉红衬衫的半老男人，最喜欢搞员工技能大比拼——亲自出考卷，亲自监考，亲自评分，亲自训话，亲自扣工资。上周的护照检验考试，袁轶倒数第二，已经被扣了两百块钱。因为是实习生，所以数目不大，换成正式员工，五百起板。

“名字像琼瑶片男主角，做出来的事情却一点也不浪漫。肯定是小时候被老师考惨了，所以现在拿我们泄火。”袁轶叹气。

“你这个人啊，”高莹一边修指甲，一边说他，“别以为有后台就可以随便嘲笑领导。”

“我有什么后台啊，就算有，也是姑姑您，正邪两道通吃。”

“背你的三字代码去——别丢你师傅的脸。”高莹“扑”的一声，吹走指缝里的碎屑。

考试结果依然是倒数第二。又是两百块。原先倒数第一的那个，上升两位，变成倒数第三。原先倒数第三的成了倒数第一。袁轶算是不进不退。

部门例会上，慕经理用了“三个活宝”来形容他们。

“再观察一阵，不行就给我到行李查询去，或者干脆进服务组——”按理说，领导讲话该有些策略，不该这么直逼逼的。服务组的活儿最累，讲起来技术含量不高，因此薪水也最少。行李查询倒是个闲职，但也因为这个，里面多半是大婶大叔，懒散惯了，节奏总慢上几拍，算是客运部的“养老院”，也是不太遭人待见的。

袁轶低着头，做出沉痛的样子。听见旁边服务组和行李查询的

几个人低声冷哼，显然不怎么舒服。心里吹了记口哨，想这琼瑶片男主角说话实在傻乎乎，不是当领导的料。不觉有些睡意，张开嘴便打了个呵欠，正好被慕经理看见，一支圆珠笔劈头盖脸地扔过来：

“说的就是你，你还好意思打呵欠！”

袁轶做了个抱歉的手势，心想管天管地，你还管我打呵欠。你比玉皇大帝还牛啊。一瞥眼，见柳婷婷在斜对面看着自己，便朝她笑了笑。柳婷婷很快把目光移开。她师傅坐在旁边，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。袁轶有些不爽，想，你小子就幸灾乐祸吧，老子就是倒数第一，秋香姐也不会看上你这根老梆瓜。

海书记出来打圆场。“慕经理的意思呢，呃，这个，大家还要努力，学无止境嘛。其实人无完人，有些同志可能在某一方面稍微欠缺些，但其他方面的成绩我们是有目共睹的。比如袁轶，好几次我到柜台上看到他，态度热情手脚又麻利，英文也很不错，是个好苗子。我估计吧，应该是年纪太轻，沉不下心来背书，是不是啊小袁——”

袁轶抬起头笑笑，算是回答。海书记比慕经理还小了一岁，却沉稳得多，搞党政工作的就是不一样。所以说一个十三点的背后必定有个老屁眼撑着。否则肯定乱套。袁轶知道海书记给自己戴的这顶小高帽，是沾了谁的光。袁副总的侄子，谈不上是皇亲国戚，但无论如何也不至于被人揪着脖子骂。海书记是怕叔叔给他穿小鞋。其实袁轶倒不会这样，从小到大他都不爱打小报告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他反而有些欣赏琼瑶片男主角，明知他的背景，还这样点名道姓的，有些魄力。

会开到一半，袁轶溜出来抽烟。烟瘾本来也没这么大，主要是被人又骂又捧，冰火两重天，搞得有些纠结。抽根烟舒缓一下。

吸烟室里撞上温世远，靠着墙，朝天吐烟圈。厚厚的眼镜片下，

五官瞧不分明。相比刚见面那阵，好像瘦了些，神情也有些颓——他分在行李查询。在“养老院”里耗着，应该是有些想不通。听柳婷婷说，他是湖北那届高考的理科状元，保送进南航的，大学里成绩也是数一数二。通常越是这样的人，越是会自己跟自己较劲，钻死胡同。袁轶本能地对这种人有些抗拒。爹妈面朝黄土背朝天供出来的状元，想着便让人发疹。

“老是在吸烟室碰到你。”袁轶挑了个离他有些距离的位置，笑笑。

对方微微点头，并不说话。

袁轶瞥过他抽的烟，是“大前门”——只瞥了一眼，便立刻把目光移开。这种情况下，自己手上的软壳中华好像有些刺眼。便拿手指掩着，做贼似的，点上火。

“住在小红楼？”袁轶问他。“小红楼”是幢红色的小楼房，外表艳丽，里面简陋，公司专给外地单身员工的宿舍。

他嗯了一声。

“一年有二十天探亲假，蛮好。”袁轶没话找话。

温世远有些奇怪地看了他一眼。那眼神好像在说袁轶是个蠢大。袁轶也觉得自已这话说得傻了。像吃饱饭的人羡慕乞丐“你们不用上班，天天休息，蛮好”——是要被人骂的。

“加上路程假，其实一共有二十四天。”

袁轶猜这话是嘲讽自己。

温世远面无表情地说下去，“要不，我俩换换？”

袁轶只好笑笑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两人一前一后地从吸烟室出来，回到会场。会议已进入尾声。慕经理例行公事地问大家：“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”照例是鸦雀无声。

慕经理正要说“散会”，一旁有人站起来：

“经理，我有话说。”——是温世远。

慕经理怔了怔。“什么？”

“我要求换岗位。”清脆的声音。

大家都朝他看去，满是惊讶的眼神。慕经理那样行事泼辣的人，此刻也有些怔住了。

“哦？”

“您可以把他的那份考卷给我试试，我自信能考到九十五分以上。”温世远朝袁轶一指，“如果他那样的成绩可以留在值机，那我为什么不能调过来呢？”

这下轮到袁轶吃惊了。这家伙，指名道姓，是跟他对着干呢。众人发出“咦”的声音，很有些看好戏的架势。

“这个——”海书记正要出来说话，被慕经理抢在前头，饶有兴趣地问他，“这份考卷都已经公开了，没啥稀奇，我另外出一份给你，怎么样？”这小子看来很合琼瑶片男主角的口味，对上眼了。

“没问题。”像武林高手接受挑战，划下道来了。

“如果你真的能考到九十五分以上，像你这样的人才，当然应该调到最合适的岗位。”慕经理说着，朝袁轶看了一眼，洋洋得意的。袁轶在肚里骂了一百遍“小儿科”，之前对他的好印象大打折扣。忍不住想大叫一声“拿平衡的卷子来，我要是考及格了，也调我去平衡”——当然只是想想罢了，他再蠢，也不至于蠢到这个地步。姑且不论领导是否同意，就算真的让他考了，也铁定通不过。死男人促狭一记，扔张波音 747 货机的装机单来，他只有傻愣的份。

柳婷婷再次把目光向他投来。虽然只是瞬间的工夫，袁轶还是从那看似淡然的内容里捕捉到一丝关切——为这个糟糕的下午平添

了些暖意。“好吧，”他对自己说，“人家都说你是华安了，华安为秋香姐受些委屈又怎样？反正你来机场又不是准备当劳动明星的，让人家嘲笑去吧。倒数第二就倒数第二，就算倒数第一你也要撑着。一切为了秋香姐。”

二

不久，温世远调来值机，而且与袁轶一个班头。袁轶觉得，慕思晨这男人有些“文革”遗风，喜欢把人放在一个斗争的层面，最好人人都是好斗的公鸡，你给我一记耳光，我踹你一脚。惟恐天下不乱。温世友是他亲自领进值机办公室的，像宰相托着状元门生的手。相比之前那些名次倒着数的“活宝”，规格自是不同。

“初生牛犊不怕虎啊，高莹我看他有点你当年的风采。”慕经理唾沫横飞，把温世远捧得很高，好像这小子真是他一手培养出来的，“考卷是我出的，我最清楚。我本来想他能考个八十分就算不错的了，谁晓得他居然考了满分。满分啊，这种考卷考满分是要点本事的，高莹你——”

“这么厉害，别找我当师傅，换王力深去吧。我怕误人子弟。”高莹不客气地打断他。

袁轶在一旁忍不住想鼓掌。姑姑就是姑姑，气度不凡。他听人说过，慕经理曾经追求过她，费了不少人力物力，最终还是碰了钉子。好像至今仍不死心。她不太把他当回事，这层多少也是个原因。追过自己的男人，就算他是国家主席，感觉上总归不同。

“王力深不行，这个，罩不住。”慕经理有些讪讪的。

“我又不是黑社会，什么罩得住罩不住的！”

“小温，好好跟着你高师傅。既能学手艺，还能学做人。”慕经理换了话头，像嘲讽，又像讨好。高莹嘿的一声，“不敢当。”慕经理加了一句，“——德艺双馨。”

袁轶一旁看着，想领导做到这份上，也真够可以的。大家中午吃饭不怕没话题了。

慕经理走后，高莹对着温世远，便换了副神情，“一个人在上海，还习惯吧？”

“还好。”

“要是有困难就说，不舒服啊或者想换个班什么的，尽量解决。”

“谢谢师傅。”

“你这么优秀的徒弟，还是第一次碰上，有点小紧张。”高莹笑着说，朝袁轶看了一眼，“以前那几个，都是歪瓜裂枣，差别太大，一时适应不了。”

“良莠不齐。”袁轶总结。

“你知道就好。”高莹白他一眼。

吃过午饭不久，便是 AA（美国航空公司）开始。高莹看表，站起来，悠扬的一声：

“姑娘小伙们，出去接客喽——”

“来啦——”男男女女鱼贯而出。

袁轶不紧不慢地跟在队伍中间。温世远走在他身后。自那次会议后，两人便再也没有打过照面。偶尔遇见，也是老远便避了开去。袁轶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么落乔（上海话，意指难搞）的人。

“我算是皮厚的了，换了别人老早一个地洞钻下去了。”上周末在酒吧喝酒时，他问欧阳爱靖，“——你说，我又没惹过他，他为什么拿